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蔣濬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
盡壬戌宋真宗乾興元年凡二十五年

戊戌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紕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圖計未善帝嘉納之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烏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

形於上者哉是時李繼遷跋扈而不能討反益之以地而復其姓名又况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此固時事舛誤之大者使真宗少有酌量者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下書詔求直言則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實分注言田錫上疏帝能嘉納非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者比矣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吕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熈寜以後之小人易知熈寜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因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

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發明咸平之初政事清明故彗星營室隨即詔求直言綱目已書之矣至是以除逋負等事詳列下策則其勤恤民隱之意為何如哉大書特書皆予之也

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李至温仲舒夏侯嶠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宫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

為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常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沆曰佞言如忠姦言如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内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格死

休格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來還

發明休格契丹之賢將其卒曷不具官而書死以其契丹外之也其其君亦然况其臣乎綱目書法綦嚴所謂唯名與器不以假人者也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發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真宗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而帝初政清明非昏憯之比其屢召災異者是亦天心之仁愛也朱台符曰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帝前因彗而詔求直言此因旱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書求直言深予之也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發明宋之諸將卒而具其官爵者前有潘美後有曹彬二人而已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史稱其為宋良將第一故於其卒而特具官爵以示褒焉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以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為侍讀學士呂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楊礪卒○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

怙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敵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敵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絶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大怒召潛還流之房州

發明契丹主舉號斥名賤之也書入寇外之也保裔為宋大將戰敗而死因其分也觀其對左右臨難無苟免之言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順逆之名分者死得其所宜乎以全節予之也春秋兵

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書自將禦契丹次於大名深予之也因帝親征敵人宵遁是知敵人之情弱則侮之勇則怯之耳於乎使繼世之君皆能如此則播遷之禍安得復見於靖康也哉

庚子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皆遁出境

發明已去而躡之之謂追廷召此舉誠有功矣故揭而書之以示勸

宋湜卒。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廵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冐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敵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三月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緜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户部使雷有終為川峡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隷焉

發明　推王均為首者均與聞乎故也故罪之惟劉紹榮冒刃格鬭衆寡不敵其曉諭賊卒之言君臣之義逆順之分明矣故書死之以著其節此綱目善惡之勸懲爾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强敵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廣義 書曰帝至自 春秋公至自

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 忠入益州焚城北門 不利而退復檄嘉眉 勝追賊至州南十五 閉城 自固

發明 時王均作亂 而誅之當時 懷忠親會諸將以 夫書知蜀州楊懷 予之也綱目為臣 狥國之勤亦多矣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

事

初旦為翰林學士嘗

送之曰為朕致太平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

有終等至益州時都

終遂進壁升仙橋賊

城偽為遁狀有終與

財部伍不肅賊開闕

出因為所殺有終等

退保漢州益州城中

或囚縶之支解族誅

兵先剌手背次髠首

黨相鬨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正亦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雷有終之師素無紀律縱其剽掠是弟子輿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敗為文若曰有終之師無有能敗之者有終自敗之云爾夫以全師入蜀無故而敗有終之罪豈不甚哉

廣義 有終敗績不能無罪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言師出不以律雖勝亦凶也況不律乎有國者之任帥盍亦知所戒云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謚正

惠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九月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葺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橐燧以入悉焚其望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

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究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旗旌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廣義 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則知李沆不容齊賢久矣特患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而免之耳此與亂冠之義畧相似觀分注則得其意噫齊賢酒失之免文靖盛德之累乎

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發明是時繼遷逆命屢抗王師朝廷無如之何而回鶻絶域小醜尚有願助討伐之意故分注因而存之可見天理民彝不以殊俗而不具然綱目止書來貢而不書助討之事者宋無討罪之舉回鶻之請亦徒然云爾嗚呼以繼遷之梗化回鶻尚知助討而不容真宗獨能容之何哉此所以來外夷之侮也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廣義冗吏之汰爲治之先務也綱目月之而又詳其實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發明汰冗吏頒九經皆爲國之善政也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絶姦欺九經既頒則所以明聖道而敦實學爲國之政莫善於此故備書予之使真宗慎終如始而不爲他技所惑則豈不爲令德之主耶惜乎不足以語此耳吁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
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
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
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外國帝不能決詔
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
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
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
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
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
人心動揺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
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
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
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
守邊之
策矣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

發明保吉未嘗書反此特書反何所以罪保吉而譏真宗也繼遷驁悍無狀帝所親見者譬猶山雞野鶩雖謹其縶籠飽其飲食一時少縱則高飛遠舉矣豈家之所能馴哉夫何加之以節鉞復之以姓名遂使繼遷得志益輕朝廷而肆無忌憚耳自是陷清遠據靈州破西凉日以盛強浸不能制蓋由朝廷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少焉故曰慎厥終惟其始於乎威令不行而徒以爵禄啖彼何其謬哉李氏自太宗縱之真宗容之仁宗又從而羈縻之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以為國者不可不謹

之於徼云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壬寅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絶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發明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衆兵少援絶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屏宋人無意

固守雖濟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相君謀國亦疎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夏六月周瑩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還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

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故不之愧

發明　种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然放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則是不能以禮義養心而為富貴之所滛耳若放者其可以全德目之哉嗚呼窮此守而達亦此守者君子也窮此守而達易此守者小人也故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智者不以存亡易心書法如此放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

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

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向敏中免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貿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攜貲産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芘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貿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宗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廣義 或曰敏中之免當乎曰未也彼王嗣宗忌敏中與王承衍協謀無疑矣真宗不比之察而竟以坐敏中不惟深中嗣宗之計抑且不服敏中之心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正其違詔之罪則庶乎有以服其心也

癸卯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勒結為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已勒結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已勒結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廵檢使已勒結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袞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師師赴之至康村與諾袞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

山蕭太后知繼忠
才賢授戶部使

發明 是時敵入望都諸將畏避獨繼忠奮勇當先委身血戰力不支而被執其志亦可嘉矣蓋力有餘而降之者不忠職有守而降之者不義力有餘者據大鎮擁強兵之類是也職有守者為郡牧專城邑之類是也繼忠雖為部署既無據鎮擁兵之事又無郡牧專城之寄力屈而執既執而降乃不得已耳故不書降而書執執者善詞也力屈而被執也所以原其情而恕之也雖然使王超桑贊諸人戮力同心犄角殺敵則繼忠安有被執之辱哉故綱目恕繼忠者一以罪諸將不能救援之失二以譏朝廷不能擇將之非夫以邊陲之防僅能如此則其餘之事不言而可知矣此書法之深意不得不詳辨而發明之也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廵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牓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發明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又兵象也有孛于井鬼井鬼者乃二十八宿之惡星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後著後一月趙保吉陷西涼閱一歲而契丹大舉入寇然則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發明　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故綱目因其卒而特具其官以予之

廣義世號陽城為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無所為而為者也其賢於城也多矣綱目於其卒也不惟月之而又具其官者惜其死而美之也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巴勒結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巴勒結偽降保吉受之不疑巴勒結遽集六谷蕃部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

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發明　正月乃一歳之首京師乃天下之本而地震焉其異可知矣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陽動而陰静今既地震則是用人弗端而賢否雜進兵戎侵擾而邊陲未寧是以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人君知此當兢兢業業戒謹恐懼罔敢怠遑而無驕奢縱逸之行也所以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者欲後之人君知所恐懼云爾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諭曰

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

請常怏怏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内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

謚文靖

發明 宋僕射同平章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李沆特書于策所以表其忠勤之績

以示勸耳

廣義文靖作人固無可議然而白璧微瑕惟在薦賢一免耳

以果士安參知政事○盜殺朔方節度使巴勒結

趙保吉死故黨容巴勒儒及日布結羅丹二族亡歸結隆族欲陰圖巴勒結復讐㑹其黨攻結隆巴勒結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巴勒結弟斯多特為首領朝廷聞之授斯多特朔方節度使

發明殺巴勒結者保吉故黨耳曷為書盜賊而賊之也唐元和中盜殺武元衡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股肱之任故予之也自保吉叛逆干戈靡寧更歷二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

勃愈熾必至於喪師失地而後已幸而景德之主乾剛獨斷以平賊為事不以得失利害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相繼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已勒結六谷酋長任討賊之責觀其連衡蕃部擊殺保吉與賊為仇誠足以當節鎮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是任不失所守足為宋之藩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忠臣義士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終始臣恐後人或以已勒結死於盜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疑

廣義　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為張齊賢矣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邊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擊敗之契丹遂

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鬪志冦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来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帝壯其言

發明嘗觀中國之有外邦自開闢以來各守其土宇各保其民人固不可以盡絕在中國當處置之得宜耳處置者何堅其城壁利其甲兵示其威武固其恩信謹斥堠之戒峻出入之防彼來寇則擊之彼向化則撫之自然畏服而不敢犯矣是時契丹傾國入冦盖由防閑慎密挫不得志遂有議和之舉其情狀固瞭然矣宋因其求和遣使答報其中國正大之氣象何如哉故夫書契丹來議和所以嘉其向化之誠而進之也書遣曹利用報之所以美其戢兵之念而予之也嗚呼微矣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寳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内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時以敵人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發明　是時敵入澶州朝廷震恐誠敵國外患臨深履薄之秋也宋廷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有請幸金陵之舉陳堯叟有請如成都之謀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雖然臣有謀而君無主則亦不能成其事焉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以取敗故夫書進寇澶州罪深入也書帝自將禦之嘉明決也識者宜詳察焉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達蘭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敵中回者言達蘭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須之控弦暴至達蘭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敵大

挫衂

發明 書射殺蕭達蘭喜之也達蘭在契丹為統軍順國王且有機勇率銳兵誠契丹驍將也況攻城畧地為衆所推今被李繼隆軍射之而殞敵人挫衂甚矣然射之者繼隆之將張瓌綱目變文書軍者所以外契丹而內中國也以為繼隆之軍尚能射殺契丹之將況繼隆耶言其軍乃所以歸功繼隆也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黙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

十二月朔日食○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凖問之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凖復入瓊立庭下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凖言是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

閭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

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歷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

發明

寇未有書至者上書進寇澶州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臨城禦之固有以奪人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後書邀出盟者大異矣寇準內紓國政外籌軍旅號令明肅契丹

悚慄是誠社稷之臣也故陳瓘曰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惜乎真宗不足以語此此綱目既所以為宋喜又所以為宋惜噫

廣義 謝安以爽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襃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為念一以畏憚强敵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狃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秉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讙呼之須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孝武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帝至自澶州

乙巳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廢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發明 澶淵之盟春秋所恥夫王者無外之規威德遐被烏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結盟誓乎雖然兵乃凶器戰乃危事息兵安民亦守國之先務也宋與敵和肆赦天下似乎可醜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又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馬知節楊延昭等知河北諸州

畢士安請擇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也

置國信司

以契丹脩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廣義 修好貴信書置國信者者志其謹也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而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發明繼隆以元舅之親屢立戰功能謙謹保身是亦宋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予之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韃靼九部致貢于契丹。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
以為常

發明 歸者彼有求而與之之辭不曰納而曰歸尊中國也或以為譏曰是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去邠以避之漢亦以玉帛賜單于古之帝王待夷狄但予之以若幣若帛使飽其欲而已矣不與之較也歸幣之事安足譏哉故綱目特書于冊以見息兵為重事也

廣義 于時君臣輯睦將相協和幣雖不歸契丹亦無如之何矣夫何真宗自弱國體之若是哉厥後契丹動以不輸歲幣為辭皆真宗有以啟之也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發明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咸平六年書有星孛于井鬼此書有星孛于紫微然則真宗之世星孛兩見得非由其浸不克終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歟綱目特書于冊者所以明天象譴告甚頻為後世人君遇災而懼之戒也其旨淵乎微矣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縁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諭文簡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使來不絕

發明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春秋進之契丹自開寶八年書遣使來通好然其入寇遂以號舉者惡其侵犯邊陲故外之也至是來聘遂稱遣使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胡傳曰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外邦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侵犯邊陲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

矣春秋嚴正統之義綱
目則之故其書法如此

丙午　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罷寇準知陜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陜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陜詠適

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發明

罷準而不書其故無故而罷也然曷為不具官原情也準自澶淵之還頗矜其功則不能無過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準實愧焉然準之矜功不過小疵耳澶淵之役苟無寇準則天下分為南北矣茲因王欽若之譖出知陜州則真宗於聽德之聰有少虧而亦不能無過焉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廣義

城下之盟非準之意真宗意也真宗反聽欽若之譖而踈之不亦左乎于時真宗盍思曰

向若從欽若金陵之幸則宋之為宋未可知也一開欽若之譖準即當逐欽若而褒準何為罷準而顛倒是非之若是耶若準者可親而不可疎者也至於欽若其可疎而不可親者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識者重為真宗惜焉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恩卿當深戒之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僉書院事。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

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州陝廣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曉之

發明 龍廷驕悍篡竊骨肉相殘在王法之所必討真宗忽凌策之言則是自絶其綱常耳夫以時者難得而易失功者難成而易敗交州中國之地不幸為賊所據一旦自相攻伐衆心離叛不於此時興師弔伐復其故壤而乃以素修職貢遣使曉諭謂之何哉故綱目必正色書之曰龍廷殺其兄龍鉞不以夷狄之故而末減其罪其扶理遏欲之法嚴矣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

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發明 趙保吉叛服不常真宗討之而不能克保吉既歿其子嗣位德明屢表歸款綱目特書請降至此遂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葬明德皇后

丁未 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

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發明唐懿宗歷拜十六陵綱目非之蓋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偏謁諸陵此何禮也真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倣臨潢置宮掖樓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諡曰莊穆

五月朔日食。增孔子守塋戶

凡二千戶

六月葬莊穆皇后。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討平之

初置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利用師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發明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當是之時龍廷有殺凡奪位之罪使宋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弑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王綱於以不明國勢於以不振矣吁真宗自棄禮法將何以服天下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悖畔之失

八月韓崇訓罷○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發明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是君為容悅者也小人之心姦憸狡僞務在得君不得乎君則熱中故凡所以悅其君者摩頂放踵苟可奉君之欲雖戕其身有所不惜而剥民奉君是為常態竊其榮利於已貽其禍患於君雖至於殞身滅性而亦不悔是以人君宜遠而不宜近宜疎而不宜親或曰君無以辨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居成功信斯言也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君殊不知君心之驕實基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以後東封西祀浸不能已實謂有以啓之也所以小人為君心之蠧耳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欺蔽之罪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閒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

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

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
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
帝默然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于承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之逢迎其君真宗之不辨其偽昏失之矣昔漢武以天瑞紀元綱目譏之尹氏曰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今而宋之小人欺蔽其君偽造天書乃反以大中祥符為名自後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大赦改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札偽書豈祥符乎

廣義天書之醜人人得而非之故今不復詳其弊也于時王欽若揣知帝意故先以言餂之繼以欲投之所以其言易入而其事易從也然豈特欽若之可罪哉當置真宗于首惡可也烏有堂堂中國之主而甘為譸張為幻之小人邪厥後徽宗有道君之稱而父子相繼歿于沙漠者謂非真宗之作俑不可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信哉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

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發明 上書詔議封禪下書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則是主是事者王旦也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人臣事君之常道當時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二人皆憸邪小人固無足責王旦碩德重望弗克諫止反率羣臣首倡是議何耶蓋由美珠之賜固結其心云爾嗚呼士君子讀聖賢之書不以仁義為利而可壞其心術以利為利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王旦於天書未作之前其相業不無可觀一自受賂而贊成天書之後其妄行之事如東封者甘心為之而不恥人以馮道方之未也必如一鄉愿人而後可春秋之責旦其首乎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上帝尊號

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

壽歷延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發明 正月書有天書見是月書得天書半載之間而天書兩見者何耶夫天者理而已矣至公無我景德以前此天也此君也祥符以後亦此天也亦此君也景德以前何待真宗之甚倨祥符以後何待真宗之甚恭乎其謬妄矯誣不言可驗宋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至綱目止書羣臣上帝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溢名無實故特削之耳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廣義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真宗之好祥瑞而獻瑞之徒何其多也如其果出于天則天乃佑君之欲者耳謂之天可乎若真宗者其欺天罔人之尤者也

作玉清昭應宮

本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

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𥓰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𥓰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

殿門

發明 上書正月大赦此書冬十月大赦一年之內兩頒赦宥則其玩法原姦莫此為甚焉綱目自漢元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皆不書而此屢書之者所以著其縱侈無度忘憂肆赦云爾

廣義 大抵封禪之謬昉于嬴政之狂妄初非唐虞三代之盛事也何真宗決欲行之而不顧邪其意惟欲欺誑契丹是以不顧禮義而為之耳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真宗天且欺矣況人乎哉且

當是時朝廷與契丹通好使軺往來不絶于道未聞契丹以封禪而遣使來賀是亦契丹之不可欺也書之于册貽笑千古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顔回為兖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發明　真宗自正月以來書得天書二書議封禪一書作玉清昭應宫一書封泰山一紛紛制作無一盡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胷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

有不可得而汩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廣義 真宗祀孔子太公追封從祀諸賢者非其本心也蓋以天書封禪而連及之耳不然何於十月封禪而十一月遂行此禮乎噫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之不幸也

還宮

帝還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己酉 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

先是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發明　漢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綱目譏之蓋以為將軍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貶黜據事直書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廣義　自古邪不可以干正真宗於小人無稽之言聞即信之則其中之黯黮蓋可知矣書曰無稽之言勿聽真宗何足以知之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昇州大火陜西旱蝗

發明　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隧厥宗真宗東封西祀粉飾太平而日食大火旱蝗民旱蝗繼書于策嗚呼日食君道之虧大火旱蝗災之甚災異迭見而反謂之太平抑不知宋世所謂災異者果何事耶宋之君臣逸豫如是尚可與論治道哉噫天變之告戒審矣綱目之垂法嚴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發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時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災異之多莫此為甚真宗所目擊者苟少有人心則於焉而變矣丁謂乃上祥瑞之圖帝復不省甘於自欺

亦可謂寄生之君耳雖然丁謂前書上會計錄此書上祥瑞圖蓋會計之上猶可恕焉祥瑞之上其惡甚矣誅謂之心其與秦趙高指鹿為馬隋高德儒指野鳥為鸞以欺其主者何異哉比而觀之其惡自見

五月代州地震○冬十二月契丹隆緒母蕭氏死

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性耶律改名隆運拜大承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葬陵旁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發明 制舉諸科祖宗求賢之善政宜遵而不宜罷也頃因訣臣之言詔革先朝之制此何義耶兩漢賢良固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抑不知真宗之世災變方殷闕政不少曷為罷之當時辭詢于芻蕘禹拜昌言亦因懼災變訪闕政而若是乎此謬妄之言烏足深信分注備於下意有在矣故綱目特書曰罷以明其不宜罷也

庚戌 **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詔封公蘊為交阯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

授以官爵
賜之器幣

發明

交州自丁氏竊據以來不數十年凡易三姓其禍慘矣黎桓以臣而篡位于丁璿公蘊亦以臣而篡位于至忠然黎氏自淳化四年受封迄今父子相繼十有八年而國亡豈非天理之貽報乎然何以不書弑而書殺蓋至忠殺凡而襲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亂臣賊子不可不討故又書殺其主以正其罪於乎當時天下一統非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却乃縱其亂賊不能討伐而反封之以爵殊不知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賞罰何從而正哉綱目備書于册所以交罪之爾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内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藩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

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茍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儌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發明 呂端輔佐太宗有致治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真宗雖能憫子孫之貧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之聞也他時既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第之事而他無可書蓋亦重為之惜也其與唐贖魏徵第同意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俘其民而去

先是契丹將蕭托雲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囉勒至是托雲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迪里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發明 弑者下殺上之名直書弑其主誦正名定罪也立誦兄詢何歟與聞乎故也安有賊不討而亟於自立豈得末減其罪哉綱目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如此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秋旱蝗○九月内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内臣恃

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發明 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此内侍之故態也真宗乾剛獨斷不惑羣議其亦明而有守者歟易曰荷校滅耳凶言小人惡極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云爾守恩擅取民田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固其宜也故綱目特書有罪誅所以深絶之權其輕重而書見君子之心得好惡之正矣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達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

里銅霍肖寧等州降契丹蕭巴雅爾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正其典型曰誅契丹興師曷為予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康肇弒君大惡也王詢自立大逆也君不君臣不臣三綱絶矣高麗不能討悖逆之臣天子不能行弔伐之典亂臣賊子何以懲究契丹興有名之師討叛亂之賊故書伐書誅以予之予在契丹則罪在中國矣綱目急於討賊之意其嚴矣哉

廣義 契丹雖盛終非仁義之師焚掠殆盡果何謂哉宜乎降城之復叛也國之興師可以鑑矣

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欵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夏州乃李氏所據然曷為不書夏饑而書夏州饑不成之為列國也夏州李氏根本之地今既饑焉則其業亦殆矣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著其窮迫之意云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

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蔑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發明　真宗此舉惑之甚矣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真宗內不修德外涉

虛無西祀東封迄無寧歲然而災異迭見天變屢形則其無益於事蓋昭然矣是時諂媚罔敢誰何善乎孫奭有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使其聽奭之言渙起宸斷一新政令滌其舊染可也惜乎徒嘉其忠而不能從焉綱目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 孫待制一疏忠誠懇切雖武夫悍卒亦能感動何真宗迷而不悟耶蓋真宗左右前後皆非孫待制也一孫待制獨如宋王何觀此則當時王旦諸人其得罪于孫待制也多矣

三月召陜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陜之東郊為詩精苦帝自汾陰還次陜州遣陜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發明 魏野甘於恬淡不求聞達天札屢臨召之不起其浮雲富貴泥塗軒冕之心可尚矣豈與沽名僞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比哉故直書不至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 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吏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謚文穆

六月江淮大水○秋七月馮拯罷○畿內蝗鎮眉昌州地震○八月河決通利軍○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

嶽奉冊使

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命敏中等充使

發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帝自今歲以來弊政繼作災異迭見如江淮大水畿内蟲蝗鎮眉昌州地震河決通利軍並書于策則上天之怒莫此爲甚下民之災莫此爲尤而乃馳驅道路戲豫無常敬天之心漠然無有真宗誠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故書以向敏中爲五嶽奉冊使於災異之下則其忽天變之心爲可見焉事有不待貶黜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爲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

靜人情帖然

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發明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雖貧處之晏如誠易所謂肥遯無不利者矣真宗聞其名而賜以粟帛樂善之誠何切哉特書于策交美之也

廣義 抑考逋嘗有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噫是詩也逋豈自高其行哉且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秋八月朔日食○作會靈觀

奉祀五嶽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

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發明 人君之德昭如明鏡則妍媸悉辨自不能逃否則未免以妍作媸以媸作妍者矣安仁執德不阿簡儉自守誠重德之臣也見忌欽若遂毀罷之則真宗於一念之明為少虧焉於戲三代以後能辨霍光之忠上官桀之詐者唯漢昭帝一人而已舍此其不為姦人所惑者幾希綱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廣義 分注載王欽若計罷安仁則知小人之陷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心也君子亦末如之何矣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此之謂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廣義王子明嘆羨文靖而追思其言可謂昧昧我思之矣雖然悔將焉及然其慎終于始子明

其有眛於此哉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

聖欽明仁
孝皇帝

發明 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春秋繫王於天其尊無對羣臣之所瞻仰四海之所依歸故兢兢業業無敢怠荒真宗以聖祖下降宣諭羣臣則其惑世誣民莫此為甚以萬乘之尊而效虛無之說恠誕不經殊無愧耻深可醜矣遂使徽宗效尤仍至覆國惜哉故綱目凡前史所載加號之事皆削而不書不予其妄也然不書聖祖降而必書帝言聖祖降則不惟譏帝之妄誕蓋所以明其必無是理也

廣義唐太宗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至今以為明言宋之真宗發此妖言妄語其亦異乎唐太宗之見矣殆孟子所謂妄人是也以妄人而帝中國則是黄屋中居一妄人耳安望其能立人極哉

備書于册適足以發千古之笑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宫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宫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宫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廣義真宗狂妄人也既欺其天又欺乎人而又欺祖宗則是閽閽走隷之不若也夫閽閽走隷尚知天人祖宗之不可慢而況萬乘之君乎綱目備書于册所以遺真宗萬年之臭也

作景靈宮

奉聖祖也

發明

凡書作不宜作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真宗蔽固已深無益繼作前書作玉清昭應宫又書作會靈觀此書作景靈宫竭天下之財而不恤斂天下之怨而不辭嗚呼節用愛民為國首務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作無益者戒耳於宋乎何誅

改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廣義

歷考太祖之先見諸史冊者未嘗有玄字之名者也使果有之亦二名不偏諱何嫌乎此

皆真宗不經之説耳何以為訓雖然吾夫子與天同德惡在其為玄至哉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宫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閒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宫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發明 夫子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知乾非坤無以資生萬物坤非乾無以資始萬物乾坤雖有尊卑其道相為一體夫婦之配義若乾坤故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春秋諸侯稱薨而夫人亦稱薨明其齊也然則天子立后當精遴選劉氏起於寒微安可儷體宸極母儀天下耶真宗以偏愛而立之失禮甚矣李迪正言切諫帝不能用惜哉故綱目直書立德妃劉氏為皇后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觀分注載真宗立后之事則李迪揚億丁謂人品之高下不言可知矣

癸丑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淄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　治國之道莫大於革弊政而恤民瘼革弊政所以肅紀綱恤民瘼所以安黎庶真宗禁內臣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綱目特舉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除農器稅細事也綱目記其時而月之者美其重國本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發明　上書日食下書獻天書則帝之不重天變為可見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於乎人君所畏者天耳天不能言而災異譴告以警君心苟或人君玩其災變則是不能畏天而般樂怠敖矣真宗自祥符以來敬天之心少虛誕之心多故雖災異頻仍慹然無懼豈不深可惜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矣

甲寅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都謁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宮賜酺三日

發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忠不免為下然則人君當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以後皆不足法也夫以良法善政行於盛帝明王者後世多不能用而驕奢縱侈之事行於昏君庸主之時者後世遵之不遺此無他義利不兩立故耳真宗事事慕效唐之明皇而乃強辯飾非驕矜自肆雖孫奭反覆曉告慎而不聽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孫奭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褒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乎奭者至矣為奭者盍亦曰然則姑以東封一事言之則始于秦皇也今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於秦皇矣秦皇抑豈令德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奭乎惟其不爾此解疑妄論之所由作也孟

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為之辭其真宗之謂歟

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宫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還宫大赦○夏四月沙州入貢

曹宗壽旣殺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巳意稱上旨行

之知節嘗於帝前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擢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𢊿里討之高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

廣義 契丹連歲遣使高麗取地者此不務德義而徒欲勝人也其何以異于智氏之貪哉智氏亡而契丹免者智氏特甚焉耳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詢立遣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宫成

初議營宫料功須十五年修宫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毁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宫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發明　凡宗廟書成漫也宫殿書成費也祥符元年書作玉清昭應宫至是七年而始竣事營楹繁華制度宏麗窮極華美不限財力噫財者國之元氣民之命脉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真宗土木

之興彌年不息妄費如此其若之何蓋由一心之中蔽固已深云爾綱目書玉清昭應宮成所以識其無益妄費傷財害民之失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戒

廣義作此無益妄費之事文靖之言至是為益驗矣綱目月之而備書其實者垂戒後世也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羣臣表賀

發明日食不應何以書所以識諛也蓋日食不應歷官擇術不精而失之也非可賀者也分注言羣臣表賀於乎人臣之事君勿欺也而犯之獻可替否直道不阿君德少虧犯顔諫諍乃職分之當然耳兹因日食不應上表稱賀是乃欺其君矣則將安用彼相哉愚以為宋庭諸臣皆婦人耳苟

有文夫之志者豈肯阿諛以欺君乎綱目於羣臣表賀削而不書所以不予其佞也

戸部獻天下民數

戸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發明　唐天寶十三載戸部奏戸九百六十一萬有畸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代宗廣德二年所奏之數戸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宋興至是五十餘年而戸部奏戸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較之天寶三分之二擬於廣德十多五六真宗恃其戸口之數窮奢極欲粉飾太平殊不知比於天寶不逮遠矣人主可不以盈成為戒哉

乙卯 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發明 穀不熟曰饑記災也真宗溺於妄誕營建日興用度日竭故書饑而不聞賑䘏之政其無意於民可知矣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則崇妄誕者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垂戒深矣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悦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

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準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嘆以為不可及

廣義準以使相求王旦而旦不惟深拒之而且攻發其陰私是何異於周顗之斥王導耶然伯仁受導之寃子明被準之憾其機一也夫君子寧為伯仁子明之為而不願為導與準之所為也雖

然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

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

發明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六年書獻天書于朝元殿至是年而焚之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形於上真宗崇尚虛無而火及宮殿不亦異哉朝元之火安知非天書致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廣義 真宗之作是殿為天帝設也天何不之監邪使天監此而有是火則是天帝之不靈也惡

在其為玉皇哉且王旦既知此火為天譴則是縱真宗之作是殿為非矣曰既受其賂安得不縱律曰故縱者與同罪然則王旦之事真宗可謂功不掩過者歟

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吐蕃嘉勒斯賚請伐夏州不許

嘉勒斯賚吐蕃嘉勒布之苗裔也居宗噶爾城以宗噶爾僧李立遵為倫布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渭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潰怨嘉勒斯賚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州而立遵自居宗噶爾表請嘉勒布號朝議以嘉勒布戎王也立遵居嘉勒斯賚下不宜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嘉勒斯賚與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布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渭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王嗣宗罷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發明　史稱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觀其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之語深得守官之要法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

籙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
自是凡祠世者皆賜號

發明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治國之善政也正隨以鬼道惑衆誠清朝之所惡者真宗召之赴闕賜之以號而王欽若之徒又為奏立宫觀蠲其田租然則君臣之間蒙蔽甚矣綱目大書于冊深譏之也

廣義考之張正隨者非有呼風致雨之術其法不過聾瞽愚民之耳目彼卓然有見者何嘗被其惑邪且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固無繫于國家之安危君命之修短況乎天師之說朱子之綱目譏之當矣尹氏之發明攻之切矣臣故不暇論矣然而歷觀國君崇奉之者不在乎願治之君惟在庸君暗主怕死求生所以旣奉其教于暗室屋漏之中復加其號于青天白日之下其意蓋欲非長生

即身蜕飛騰耳噫君之徼福者莫甚於真宗而貽禍于後世子孫者亦莫甚于真宗而彼虚無之教卒莫之救也悲夫綱目書此所以記真宗貽禍之實也後之人君欲崇奉虚無者盍以真宗鑒焉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

耶律世良蕭庫哩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發明 蝗乃食穀之蟲記災也畿內宋根本之地而有蝗焉則其業亦殆矣帝溺於逸豫不知愛民群臣阿諛成風罔思匡救君焉源也臣焉流也其源潔則其流清其源濁則其流污必然之理耳君臣之間懈惰荒寧如此天之譴告亦末如之何也已矣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戒諸可不謹諸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廸邊將誰可代瑋者廸曰瑋知嘉勒斯賚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乃羙兵赴瑋未幾嘉勒斯賚與宗噶爾族入冦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嘉勒斯賚勢蹙保磧中不出

廣義 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衂苻堅也一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父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所舉者哉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任中正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

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内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廣義

觀王旦之告敏中則知其非不知符瑞之為妄也特以受賂之故是以中無所主而終不能行其志耳易曰比之无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子明其有愧于此哉

罷諸營建

李沆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發明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斯言也真宗無益之作彌歲不止天怒甚矣民怨極矣而處之自如略無戒懼茲因李迪之言遂罷不急之務由是飛蝗多死雨澤適均豈非一念之善而祥風和氣之應乎是以為人君者可不夙夜祗懼聿修厥德而永保天命也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予其能悔也

廣義纔罷妄費禁貢瑞物即得雨而蝗散洪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丁巳 **天僖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發明 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所從者義而已矣苟或非義奚可妄受時方挾符瑞以固寵而曾獨不受會靈之使可謂鐵中之錚錚者耳否則何以名之君子哉特書不受深予之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决軍國重事旦固辭許

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其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王旦辭是職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

借帝悦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

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王曾罷

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咈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李廸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

周起同知院事○太尉玉清昭應宫使王旦卒

旦為首相㑹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毁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静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内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

窓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内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輙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蕷粥賜之遣内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發明

前書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應宫使何耶㺃名責實也旦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璧微瑕其美殊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宫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于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廣義分注載王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過也悔之何益哉且王清昭應宮使者異端之術也綱目於旦卒而書其術者著其終身之醜行也嗚呼嚴哉

張旻罷

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發明漢哀時關東訛言行籌綱目異之蓋訛言雖非真有亦不祥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

妖氣乘之易於恐動耳人無釁焉妖不妄作真宗不修國政溺於虛無訛言之事宜其起也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以覩矣況京師根本之地而有訛言之恐豈不深可怵哉

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彗星出北斗

發明　彗者何惡星也出北斗者斗有璟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子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真宗惑於邪慝違道失德紀綱紊焉故天象曉告示人之意

切矣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己未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

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廵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發明 寇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奠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向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欽若為相坐與妖人出入而免故特書有罪以深貶之寇準入

相初無所因以分注考之乃出於天書朱能之所
撥引耳夫以準之全德元老四海具瞻豈不能力
辯無謂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宋之名臣
如王旦寇準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
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為之惜綱目
上書得天書而下書以寇準同平章事又不聞有
辭避之說若準者亦
難免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柳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
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
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
可得天何為常柬筆以示真宗邪何上天之不憚
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焉其褻
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為剛直而亦藉此
以復進者其意以為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
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鋭意甘為而俯首聽

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為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于益州而亦有愧于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棖之剛耳何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羮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嫌隙

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發明 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宋之君臣可謂流連荒亡者矣是時災異屢形民心皇惑而羣臣方以再得天書上帝尊號於乎臣欺主而不恤君受欺而不辭是亦偶人之類耳綱目上書河決滑州下書上帝尊號所以深著其惑

廣義 分注以天書再見故也考之天書見于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又見于六月又見于十二月者由於王旦也至若見于乾佑山者非他人也由於丁謂寇準也遡流而源其義見矣

八月大會釋道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

八十六人

發明 大會者集衆之詞真宗可謂愚惑之甚矣左氏曰人君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蓋人君為天下之則故其重厚如此未聞中華天子而會道釋者是使天下臣民何所取法乎真宗惑於他岐蔽而不悟自以為清朝盛典樂然行之殊不知貽笑於四海耳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京東河北水○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宫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宫廟圜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冦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瞷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發明　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真宗變亂成憲宫廟圜丘必同舉事此何禮也故直書于冊以深譏之耳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庚申　四年春正月以曹瑋僉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發明 帝有疾不視朝何以書重宗社也蓋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位不可以久曠矧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主之書有疾不視朝所以為宗社生民之大慼也故此書有疾以致其惜之之意後書疾瘳以致其喜之之意爾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發明自咸平以來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發明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此所以為異也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真宗惑讒邪而不察棄厥德而不脩逆氣所感而致災異宜矣綱目所書災異固多然未有書兩月並見者天無二日豈有二月之理蓋由帝德不明乖違和氣以致陰陽失常顛倒錯亂月乃陰魄借陽以明二月並見則是陰盛之極與陽相抗君道之虧莫明於此矣

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以為後世不重天變者戒

○高麗求成于契丹○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

廸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輙云與遠小州廸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

蓋始此

發明嘗觀君子小人之相反何也義利理欲之間而已君子所存者義與理也小人所存者利與欲也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彼進則此退此存則彼亡乃必然之勢也真宗以李迪丁謂並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何異義利理欲之不容並行乎然丁謂之譖貶寇準正猶陰之剥陽自一而至二迪不識狐死兎悲之義高蹈遠引以避小人之難反與之較遠近一字之失不亦愚耶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寇準不識幾微昧於進退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去其官嗚呼自一貶而至再自再貶而至三終至客處雷州鬱抑而殁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其亦為賢者惜之也其亦不得已之意也

廣義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斯人也豈好貧賤而惡富貴以逃之哉誠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安有得之不以其道而反以其道享之者哉是必不然者矣觀夫寇公挾天書以進是其得之不以道也況乎丁謂小人寇公稱譽之者豈非慮其間已邪夫既譽其為人復鄙其拂鬚果何術哉殊不知小人投間抵隙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況已進身之不正耶故卒挾以天書妖妄事進實無辭以辨嗚呼始以天書進終以天書敗寇公尚爾況去寇公之遠者哉易曰晉如鼫鼠君子戒焉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賔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咸莫敢對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絶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廣義大抵小人虎狼心也寇準慮謂之讒而因以稱譽之者養虎也鄙其拂鬚者遺患也養虎遺患寇準似焉呂中氏深罪丁謂當矣而準也奚能免乎春秋之責微顯闡幽斯為得矣

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加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

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發明

治天下者莫大乎辨忠邪之分能辨忠邪天下治矣禮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真宗彌歲寢疾令喜疾瘳則是一日萬幾得以親覽矣丁謂擅權李迪劾奏帝既不能分別是非罷則俱罷留則俱留可也夫何丁謂復留而李迪付之不問然帝忠邪之分不能辨好惡之心不能公焉劉筠不易前制更求補外其不欲與姦人同事之心可見矣故書罷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觀丁謂對真宗之言曰非臣敢爭乃

廸畧臣耳由是而知謂誠易進而難退之小人也小人在朝君子不幸此劉筠所以力請補外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筠其有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朔日

食。九月吐蕃嘉勒斯賚降。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發明 欽若之姦邪其貶何以不書有罪宋貶之不以罪也夫不得乎君則熱中此固小人之常態頃聞上思之語即爲輿疾至京功名之心何其急耶不料墮丁謂之計中乃皇恐而伏罪嗚呼小人之心欲害君子殊不知反爲同類所害是亦天理之昭報而毫釐之不差耳此綱目所以爲萬世是非之權衡

廣義小人之陷小人何其易耶欽若果君子鄉則當曰無君命安可往也惟其不然是以速禍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發明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忠為職斯可不愧是名也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當時堯曰帝堯舜曰帝舜而未聞有尊號之稱然治隆俗美安富尊榮何後世尊號雖多而不逮於堯舜乎真宗之世三上尊號綱目皆書而不削者所以深罪當時而垂戒後世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敕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内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宫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吕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吕端張齊賢李沆吕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

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廸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闕於君德如此夫

廣義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為最以為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噫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當真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為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賄賂美珠以箝其口也旦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將衆口交附而真宗之

意必為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歛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為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于當時貽禍于後世遺臭於萬年者旦實為之也嗚呼旦能輔君德于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旦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户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

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劔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廣義小人之陷君子不置諸死地不已也丁謂纔相即欲殺準者慮其復起而奪之位也故自四年七月貶準知相州以為相州非準之死地故於是年八月復貶道州司馬又以為道州亦非準之死地故又於五年復貶雷州司戶參軍然又以雷州之貶可謂極矣準或不死將若之何故賜劔而迫其必死何其殘忍之若是耶雖然準於是時將焉處之曰知謂之將用即便投老山林角巾私第口不言當世之務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得其所哉又安可俟其貶斥而至於勢不可為

也或曰準之功業偉矣準亦疑有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彼天書何等物也準則藉其復進懷政何等人也準則聽其附巳君子立身行巳之要萊公想未之講張益州謂其不學無術其信然矣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發明契丹弔祭遂書遣使進之也弔祭中國禮義之事契丹能行是禮故特進之見君子樂與人為善矣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芘允恭依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

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而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發明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誅以正其罪丁謂身都宰相職使山陵不能禁遏反與通謀中正附會姦兇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有罪所以譏其罪重罰輕云爾安有私通內侍擅移皇堂而僅免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

之深
意

廣義臣意丁謂之惡必破壊宋人之國而後已不意其罪敗露於變遷山陵之日此宋之宗廟血食未盡陰使其所為如此耳或曰謂之黜廢恨不得其罪之正曰不然小人之廢死不當問其罪之正否譬之蒼蠅或投熱羮或被撲殺或遭凄風其死不一但得其死而快人心目即為幸矣又何暇深究其所以然哉

秋七月朔日食幾盡

發明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綱目書日食多矣未有書日食幾盡者日食幾盡則君德之虧昭然矣是時主少國疑太后專政觀日食之應則當時政治之得失斷可識焉人事感於下天變見

於上未有人事不感而天變虛生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詎不為之益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廣義 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避親

者也或曰嫌疑之際非聖賢皆可避之如此則四子皆聖賢矣曰不然其心公而已矣四子之心之公獨得聖賢之公心者鄉其他未之知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鞫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閽家僮謀欲報仇

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
諜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専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
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輙怨望遣人
至于洛守劉暟祈付其家戒使者伺暟會衆僚時達
之暟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
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發明

小人於進用之時私意横流天理斲喪浸淫
而至於惡積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未有
不殞身滅性者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丁謂姦
邪妖妄交通女巫按問得實正名抵罪故直書有
罪以深絶之昔者謂貶冦準為雷州司戶而謂亦
為崖州司戶丁謂道出雷州冦準蒸羊相贈是則
天理昭報捷如影響特假手以償貶準之
罪爾後之傾陷善類者可不以是為鑒哉

廣義

昔者丁謂之陷冦準發朱能天書妖妄事以
按之今也丁謂亦敗於德妙老君妖誕事天

之報之如出一律可怙也夫綱目於準不書有罪而於謂書有罪者輕重之權衡也嗚呼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報謂何其恕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載于六經之中者然也值斯之時真宗崩仁宗立雖云幼沖然已餘齠齓又非赤子無知之比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治者以名分素定故也仁宗豈遺腹委裘之主耶矧承明天子聽政之處非女后所當御太后樂為晨牝處非其據悖禮甚矣嗚呼女后臨朝漢唐陋習宋自太祖以來家法頗正遠過漢唐而至此所謂家法者寧不為之掃地哉故綱目特揭而大書于策所以深譏當時而垂戒後世也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發明 天書妄誕之事乃先朝之痼疾以之殉葬夫復何説於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且天下之事莫大乎理有是事而無是理尚不足信况無是事而無是理乎真宗惑於邪罔沒齒而不能悟茍或繼世之君能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以正王法可也以之殉葬果何義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薫灼因附之與為昏婣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

之謂得罪惟演將慮及己因擿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翫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

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廣義設學養士古制也學田其餼廩皦書給兗州學田者以見前此未嘗有而他州亦無也辭雖若褒而貶實寓焉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發明商高宗命傅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周武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

敘古之聖王好學如此所以國祚茂隆於悠久也仁宗即位之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尚已盖由王曾諸賢之為相弼特書曰初深予之也